

■ 网课？那就回国上吧！

7 月，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李理瑜和他的同学们，成了中国留学生最羡慕的对象。令人“羡慕嫉妒恨”的消息传开——这所藤校推出“学习在别处(Study Away)”计划，国际学生秋季学期可以申请在所在国或地区的合作大学学习生活，同时参与康奈尔的线上课程。

9 月，百余位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来到了上海交通大学。在美国读高中的李理瑜积极地感受着国内名校的模样。拖鞋门、庙门、新上院、图书馆、玉兰苑……校园里的地标很快熟悉，他还参加了学校为新生举行的趣味定向越野，赢的可达鸭小玩偶，挂到了书包上，就如在康奈尔大学的小熊玩偶旁边。

在上海交大，密西根学院一共迎来了 240 余位“交换生”，分别来自康奈尔大学、密西根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。密西根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一年级研究生张金刚也是其中之一，他其实 8 月刚刚从这个学院毕业，“还没当几天校友我就又回来上学了，只是换了张校园卡。”

能过上大学校园生活的李理瑜和张金刚或许是疫情下的

留学生“少数派”，而小安属于“大多数”，她在多伦多的新生季并不美好。这本该是新生的狂欢——工程系门口的大草坪上会挂满紫色的院系旗帜，会有开学典礼和热闹丰富的迎新活动。“可我们什么都没有，连图书馆也不去了……线上社团就开个网络会议室干聊天。”

几年前爸爸外派加拿大，小安跟去多伦多读中学，今年毕业。她原本有个计划：抓紧在假期提前把学分修完，最早一批申请大学，就能有一个长达 4-5 个月的漫长假期，可以早点回中国，到处去旅行。可是疫情把一切都打乱了，别说旅行泡汤，毕业典礼也取消了。

经受着签证、住宿等各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内心焦灼和一个人关在家里的苦闷，小安有些待不住了。“实在受不了了，一个人人都看不到！”她决定回来。

所以小安的开学季，一边顾着网课，一边刷机票、测核酸。有次拖着行李行李箱都到了机场，结果因为核酸报告还没出来，眼睁睁看着飞机飞走。后来，她索性去不同医院测了两次，“双保险”终于成功登机。飞机在浦东机场落地那一刻，她深情地看了一眼窗外，25 个月，终于，回家了。

■ 时差？冲啊生物钟！

飞机飞过半个地球，彼岸的网课已经开始。多伦多大学工业工程系的头两年都是基础大课，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编程都要学，一周的课表几乎没有留白，作业量也很大。上海和多伦多有 13 个小时的时差，许多课都在北京时间半夜，小安发邮件向学校申请调整，可是基础课学生多，诉求被驳回，只好自己克服。

最困难的是回国隔离的第一周。酒店网络不行，小安只好用加拿大号码国际漫游联网，再开热点供给笔记本电脑，网速加载巨慢。看着页面中间的加载进度环一直转啊转，实在抓狂。“更痛苦的是，我时差还没调过来呢，好不容易熬到凌晨上完课，刚刚睡没多久，6 时许就有人来敲门送早饭。”

刚经历的化学期中考也很“刻骨铭心”。这场考试为全球学生“贴心”地开放整整 24 小时。精益求精的小安几乎用满了 24 小时。4 道开卷题出得很难，上传流程也很麻烦，“一个化学结构图我整整画了 200 个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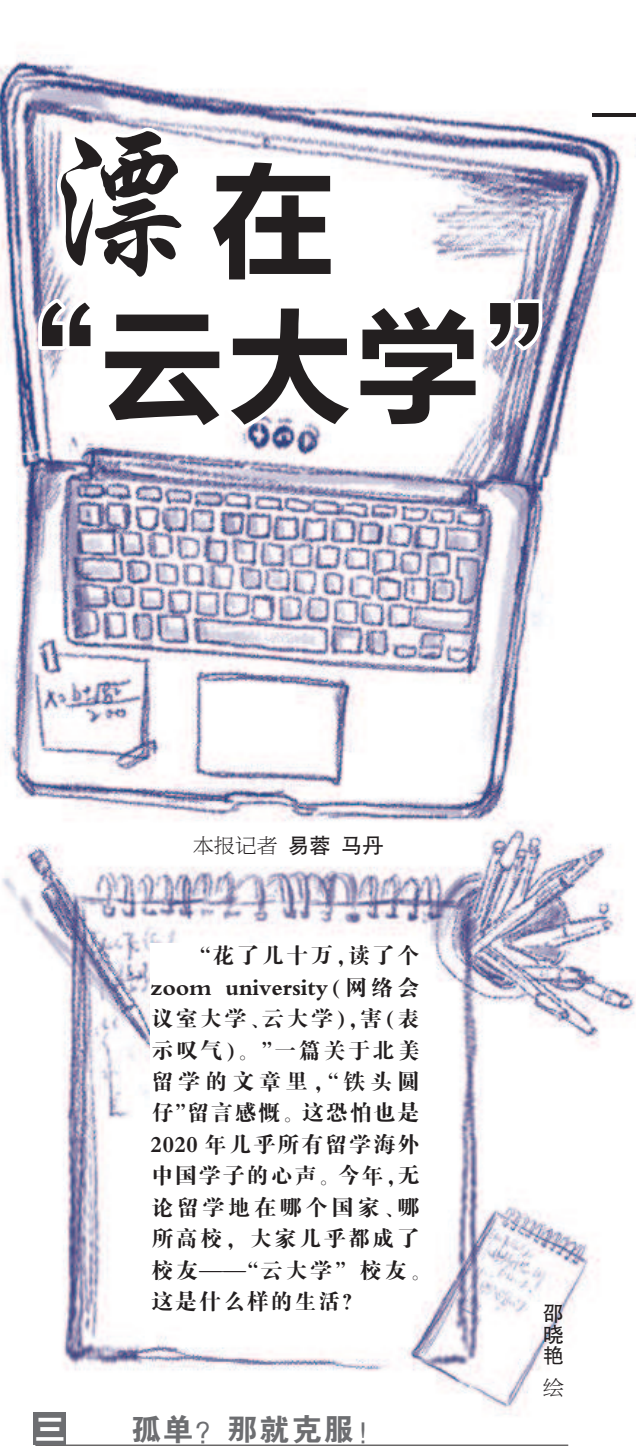
同样在北美时区，18 岁上海“留学生”小杰和小安同届。凌晨 1 时 40 分，闹钟响了。深秋，天气很凉，从被窝爬起来还打了个哆嗦。披件衣服，简单洗漱，他给睡眠惶松的自己泡上一杯热咖啡。坐到书桌前，打开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，准备上课。书桌一角，堆着厚厚一叠打印教材，另一边摆放着高三用过的旧文具，都是挑灯夜战的痕迹。“这熟悉的学习环境，有时候会有种还没高中毕业的错觉。”小杰自嘲地说。

今年 7 月，小杰从上海大同中学毕业，顺利申请了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物理专

业。但如今，他和全校 1000 多名遍布世界各地的国际新生都无法走进学校的课堂。“和国内同学相比，我就是上海本土的‘时差党’。”2 时到 4 时，写作直播课；4 时到 6 时，物理直播习题课；6 时到 10 时，回觉觉；10 时到 11 时，数学直播习题课，课堂测试……不少老师要求严格，有的还只有直播，中美时差令他无奈变成“起早贪黑的夜猫子”，“一开始有点茫然，现在也算逐渐适应了”。

“夜猫子”大军里有一支逍遥而特殊的“游学”队伍。张金刚说起一组密大同学，“他们组了个队，去不同城市‘云上课’。晚上过美国时间，上课要到凌晨 5 时 30 分，睡到中午，空余时间游览祖国大好河山。”这个小组已经去了成都、西安，下一站是福州。张金刚在成都也和大家见了面，不过他吃不消这样的作息，更希望延续科研，于是选择留在交大学习。密院这栋教学楼是张金刚大学四年“看着”造起来的，里面有许多能让学生自由落座、讨论的空间，他找了一间平时没人的计算机教室，还在密院找到了导师，探索室内定位 3D 模型的事。

多伦多大学体恤留学生，许多课程都有录播。小安给自己做了一个时间管理表来调整时差又不丢进度。例如星期天：完成《力学》的任务(3 小时，重要性 A 级)，准备《化学与材料》期中考试(2 小时，重要性 B 级)，完成线性代数的练习题(1 小时，重要性 C 级)，复习和练习编程(1.5 小时，重要性 B 级)。除了每周二的线上小组讨论要持续到周三凌晨一两点，其他课尽量回看和自学，每周 7 天每天学习至少 7、8 个小时。



■ 孤单？那就克服！

半夜上网课被留学生们戏称为“阴间作息”，每天都过美国时间李理瑜可受不了。他换了一门课，放弃了一门课，才尽量用北京时间来学习。也因此在校园里，偶遇了交大赛艇社团，“这个俱乐部每周都活动，是一个特别开放友好的社团。在美国，赛艇可能得专业运动员才能玩，没想到在这里能体验到。”除了赛艇，李理瑜还加入了跑虫俱乐部，他一直有长跑的习惯，夜晚的赛道上能有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，不孤单的感觉真好。

上海交大的学习氛围李理瑜也很喜欢。大家刚到的那一周，国内学生也才开学，没想到周六的图书馆竟然爆满。这样的场景很快“见怪不怪”——在通宵教室上完线上课，已是凌晨两三点，合上电脑抬头一看，全是人。李理瑜还选修了一节《早期现代中国历史》，4 个学分可以计算到康大的成绩里。老师用英文说着明末清初的中国和世界，学生要翻阅大量的书籍来准备讨论。这门课的同学，一部分不是康奈尔、密西根和卡内基梅隆的交换生，一部分是上海交大密西根学院的学生。“老师讲得很好，交大同学英文也非常厉害。我觉得和美国的课堂没什么不同。”

开学之后，学院为两百多位中国交换生办了场开学典礼，中秋的时候又办了一个小晚会。在这两次活动上，张金刚找到了“课友”，有原

来就是交大的哥们儿，也有刚认识的，来自四川大学和天津大学的伙伴。作为“东道主”，张金刚张罗“课友”们一起吃饭，带大家尝了三餐二楼的麻辣干锅。去东转篮球场或者寝室楼下打篮球也可以在微信上吆喝一声，谁有空就一起打会儿球。

这样的氛围是小安和小杰都向往的，特别是对新生来说，有前辈引导、有同辈陪伴、有场地支持的社交活动，是能够帮助大家需要尽快适应大学生活的方式之一。“原本很期待能在大学课堂、宿舍交到新朋友，目前也只能先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‘网友’了。”小杰在学校为新生安排的线上活动里，结识了一位大四的美国学姐，“学姐是中国文化爱好者，每周我们都会约在云端见面，聊上一个多小时。我会问一些选课技巧、学习困扰，她会讨教一些中国文化相关的话题。”

同样的问题也“困扰”着小杰的初中好友小俞，目前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数学系就读，也是大一新生。不过最近他被小杰拉着讨论物理题，这两个伙伴倒是组成了“云留学互助小组”，“我明明是数学系的，他非拉着我一起讨论物理。上礼拜我俩争论一道物理题，说了两个小时；前几天又陪着他一起做小弹珠自由落体痕迹实验。”虽然“发着牢骚”，但是聊起和好友的“学术争论”，小俞却很兴奋。

■ 担忧？不如过好当下！

也有人“借读”不甚满意，闵行校区远离市中心，没有部分学生原本期待的“都市生活”。说起校区，大男孩想起一件趣事笑得眉眼弯弯：前不久爸爸来上海出差，经过地铁“上海交通大学站”，临时起意想看看儿子，“结果电话里我爸爸说在钱学森图书馆门口碰头，我就蒙了，钱学森图书馆在 27 公里之外呀！”一个周末，李理瑜终于踏进了上海交大徐汇校区。他惊喜地发现校园卡上印的图书馆老楼原来就在这里。他还去二楼的校史馆看了看，从南洋公学说起的校史很精彩。

“懂的人”还是能找到闵行校区“可爱之处”的，“其实我们密大挺‘村’的，与其总想着有的没的，不如把握好当下。起码食堂好吃！闵行一餐的馄饨皮薄馅足，二餐的面食没话说，鸡蛋灌饼是经常光顾的，还有三餐的麻辣干锅也是经典……”张金刚说。

学习之外，运动是最重要的事。从高中就开始健身，张金刚每天去健身房撸铁。留学生住的校外宿舍离学院要骑 20 分钟自行车，从校园最东侧的学院到最西侧的健身房又要骑 20 分钟，晚上健身回寝室得骑 40 分钟，“我就当无氧训练了”，小张办了张共享单车季卡，乐此不疲。

小杰也把运动安排进自己的计划表，每周至少 2 次健身课、1 次网球课，时不时还找小俞夜骑。他一直都我很喜欢网球，原本计划到美国大学报到，加入网球俱乐部，现在这个计划也暂时搁浅了。“即便没有在校园，里学习生活，规律的作息和

■ 未来？期待还是有的！

留学生们关心着美国大选结果，关心疫情防控的情况，在充满着不确定的世界里，留学加剧了个人的不确定。但风暴中，他们似乎又是淡定的。想回校园，想念同学，小遗憾和小寂寞当然有，但每天的生活过得充实，井井有条，没有多少时间留给感伤。“其实无论身处何种环境，无论依托什么样的载体，大学生活的本质是一样的——就是学习、运动、社交。”张金刚心里很通透，他也是这样安排生活。

12 月秋季学期就要结束了，李理瑜已经向一些生物医药企业的实验室投出简历，希望能获得实习机会。“我是学生物和计算机的，想走学术路。这段时间能增加一些科研经历就好了。”小安也有明确的目标，计划未来申请美国大学的研究生，她已经开始商科辅修专业的选修。小杰也有共鸣，他希望未来有机会学医科进行深造，“目前所有的压力其实都源于自己，比如，每一个作业都不能马虎。也比如，额

健康生活，仍然是必需的。”正式开学之前他就启动了健身计划，一来让生活更充实，二来也是为了增强身体素质，能够更好地应对作息时不有点紊乱的云留学生活。宅在家里上网课，有点不修边幅，约了网球教练出门上课，理了理有点凌乱的短发，小杰有点不好意思。

虽然没有校园，没有伙伴，但既然是“换一个地方上网课”，小安的积极应对方式是，换个彻底。“不想去自习室，太安静了。我就喜欢有人，听到他们说话我就很开心。”这个性格开朗的姑娘最受不了没有人气，所以学习目的地条件首选“要有人”，其次才是网络稳定、交通方便和最好能解决两餐。每天八九个小时泡在咖啡店或者书店，好喝的咖啡、好吃的食物，再看看人来人往，都是她的“小确幸”。

多伦多大学已经明确线上教学延续到明年，小安计划在上海至少待到明年 7 月。这段时间或许也是她陪伴妈妈的好机会。到“7+7”隔离结束的那天，小安已经好久没见到妈妈“真人”了。之前和妈妈视频，爱美的小姑娘总是故意把脸凑到屏幕前，不让妈妈看到自己“野蛮生长”的一头乱发。赶在妈妈下班之前她去理发店剪了个头发，见面时，一个大大的拥抱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那天晚上母女二人颇有情调地去滨江找了个江景位，虽然还下着小雨，但小餐馆里放着好听的音乐，不影响观赏对岸外滩的夜景。热烘烘的油炸鸡翅上来，一口咬上去，酥脆喷香，太幸福了！

外选修一些生物、化学科目，为将来转系做准备。”未来会是什么样，一切都令人期待。“希望明年能好起来，我想拿到真正的学生证，别只是一串数字！”这是小安的愿望。“那些需要仪器辅助的物理实验都搁浅了，快让我回到真正的实验室吧！”这是小杰的心声。

疫情影响下的“非常”留学也让大家思考留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。“有一天我一定会回来翻翻交大这段日子的记录。”这场“学习在别处”的经历对李理瑜来说是一次珍贵的体验，他用日记记录着每一天，“大学应该是让人更好地认知世界的存在，知识只是其中一部分。”而其他是什么？每个人有不同答案。

不同于纽约大学“Go Local”直白的在当地“借读”计划，康奈尔“Study Away”的措辞似乎别有深意，“away”带有一种“临时的”“若即若离”之感，或许这也是一种期盼，希望大家能早日回归，回归通向梦想的加速赛道。